

伊 朗 王 室 滄 桑

外 交 圈 裡 五 十 年 之 六

● 定 中 明

風 光 不 再 日 趨 黯 然

筆者於民國卅五（一九四六）年九月遵照外交部令關閉中華民國駐麥息領事館。奉調任駐德黑蘭大使館三等秘書，經過一個多月辦理結束工作，於三十五年十一月下旬偕內人和女兒正芬、芳蘭等乘長途汽車前往伊京德黑蘭，展開在伊朗的第二階段的三年外交生涯，頭兩年還算正常，到了民國卅八年因國內政局動盪不安，中共內亂激烈，東北變色，華北平津告急，駐外使館人員情緒受到極大影響，從此風光不再，日趨黯然！這一時期伊朗發生了幾件重大事件，駐伊大使館人事變遷很大，茲分別憶述如後。

德 黑 蘭 的 風 貌 情 調

伊朗——波斯為一文明古國，歷史悠久，文化昌盛，因朝代之更替而京城首都也因時而易，一如我國之有東、西、南、北，北京，伊朗亦有：伊斯拉汗 Isfahan、希拉茲 Shiraz、哈瑪當 Hamadan、德黑蘭 Tehran 等京城之建立，德黑蘭自薩法威王朝 Safawi Dynasty 起建都於此，有五百多年

的歷史，一九二五年李查汗 Mohammed Riza Shah The Great 篡位，改建帕力維王朝 Pahlavi Dynasty（歷二世一九二五——一九七九而亡）。為伊朗什葉派精神領袖何梅尼 Ayatulla Ruhulla Khomeini 所領導之革命民兵所推翻，由建立的伊朗、伊斯蘭共和國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所取代。

德黑蘭在二次大戰時期人口為二百餘萬，現已增為八百餘萬，位於伊朗西北高原上，北面有高山終年積雪，德黑蘭無河流，積雪成為該城之水源，政府在山上築有幾座大水库，儲蓄雨水及溶雪，以供市民飲用，當時尚無自來水管之設施，全市大街小巷道路兩旁都築有明溝或暗渠，每家門前都裝有水管直通院內水池，管口且裝有濾紗以防樹葉雜物的滲入，水裝滿後自行封閉，室內另裝抽壓水機 Hand Pump，或用電力或用人力抽壓至屋頂之蓄水塔，稱為假自來水。自五〇年代起伊朗大力建設，進步神速，早已有真自來水設施。當時伊朗每家的庭院中都有大小不同的水池，成為伊朗家庭的一大特色。

因水源充足，德黑蘭市內大馬路兩旁率多古

木參天，粗能合抱，濃蔭蔽日，夏天相當涼爽。市內馬路修整，商店林立。交通發達，商業繁盛，交通工具除私用車與計程車外，以公共汽車為主幹，各路車輛幾乎都以市政府廣場為終點，廣場面積相當大，北端為伊朗國家銀行，南端為伊朗議會大廈及皇宮所在，東為市政廳，西為郵政總局，氣勢雄偉。

伊朗早已受西方文明之感染，酒吧、夜總會、戲院、娛樂場所應有盡有，政風敗壞，宗教式微，皇室奢糜腐敗，國王與宗教領袖間情感不睦，時生齟齬，早已埋下了危機的種籽，成為後來宗教革命之導火線。

大 使 館 內 人 事 結 構

我駐伊朗大使館的人事結構，因當時中伊雙方關係初建，業務清淡，人員編制簡單，民國卅五（一九四六）年底筆者調往大使館任職時，人事結構分兩部份，一為外交部人員——大使館，二為國防部人員——武官處，大使館人事為大使鄭亦同，一等秘書賀之俊，二秘呂式倫、田寶齊，三秘林承輝及筆者。主事黃維端，另有洋僱員二人

：巴迪 Badia (波斯文、英文秘書)，喬治 George (法文秘書)，武官處則為武官劉方矩上校，副武官孔祥林中校，另有本地僱員一名，大使館與武官處之間，相處尚稱融洽，時相過從筆者與武官性格相近，氣味相投，因此余夫婦與劉武官方矩夫婦，私交甚篤，終成莫逆。

我駐伊朗原為公使館，首任公使為李鐵錚，越二年昇格為大使館，李鐵錚遂升為首任大使，旋奉調為駐泰國大使，遺缺由鄭亦同接任，武官則首任為湯德衡，次為黃子安，再次為劉方矩。當時尚無經濟參事處之設，使館業務之分配如下：一秘賀之後主管僑務，三秘呂式倫主管商務，田寶齊主管領務，二秘林承輝主管會計出納，筆者主管文書報告。主事黃維端主管電務庶務，不久田秘書寶齊調昇為駐阿富汗大使館一秘代理館務接替金念祖，呂式倫因眼疾請假赴英就醫旋奉調回部，未再補人。館中只乘四人，工作業務重行調整為：賀管領務，林管商務，黃兼會計，筆者則兼理僑務。在語文方面鄭亦同大使諳英語，賀之後、田寶齊、林承輝三人均諳俄語，呂式倫則俄英兼通，黃維端通英語，筆者則兼諳阿拉伯及波斯兩語，嗣因國內政局惡化，鄭亦同大使於民國卅八年秋辭職返國，賀之後以一秘暫代館務，賀之後僅諳俄語，筆者便成為大使館與伊朗外交部間之橋樑。

伊朗老王被迫遜位

二次世界大戰開始，伊朗老王李查汗因素有親德之嫌，英、美、蘇三國均不太放心，乃以最

後通牒方式迫李查汗老王遜位，由其儲君李查二世繼承大統，李查汗流亡埃及暫居時為一九四一年，當時伊埃兩國尚有秦晉親姻的關係，義不容辭，樂予接納李查汗，老王一世英豪，突遭罷黜，鬱結難消，憂憤成疾，遂於一九四四年病逝，暫厝開羅。

二次大戰甫經結束，伊王思親心切，發起全國舉行「迎靈歸葬」大典，伊朗政府特別組派「迎靈」代表團至埃及開羅，進行啟靈儀式，埃及政府同時也在原地舉行官方「送靈」儀式，靈柩由伊朗專機運回德黑蘭，一九四七年四月廿八日定為伊朗國殤日，全國下半旗致哀。當運靈專機飛臨伊朗南部領空時，伊朗空軍戰機列隊昇空迎接，護送至德黑蘭「梅哈拉巴德」國際機場降落，伊王親率皇室家人，文武百官，外交使節團，至機場恭迎，儀隊奏國歌，鳴禮炮致敬，儀式莊嚴肅穆，旋即列隊進入市區，皇室人員先行逕往預為築妥的陵墓園地，靈柩用砲車拖載，通過重要幹道，政府首長，外交使團均著大禮服列隊隨行，民眾夾道觀瞻，因宗教關係，道旁並無香案路祭儀式，抵達墓園後，舉行「入穴安靈」式，鳴砲、奏樂，無莫祭，備極哀榮。

伊王遇刺逃過一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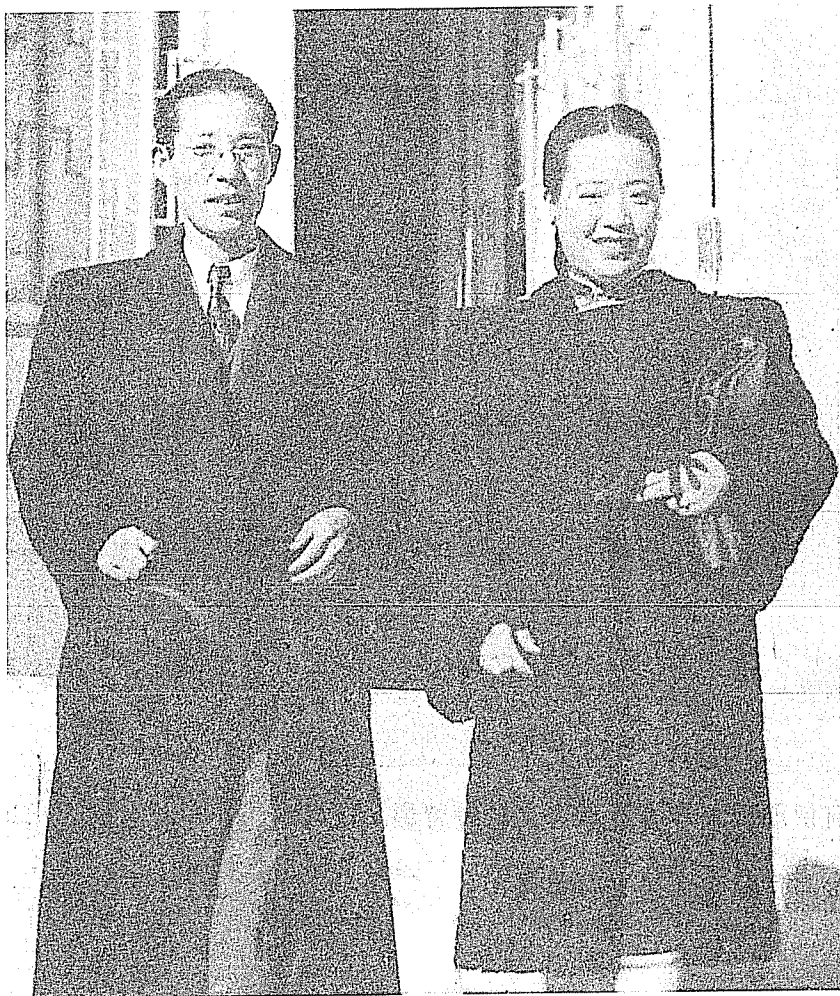
筆者民國卅四年(一九四五年)到伊朗服務時，伊朗早已有共產黨，但為掩人耳目，偽稱為「突德黨」Tudeh即「人民黨」，由於政府的監控，人民宗教信仰的不容，共黨不敢公然活動，只能潛伏地下，暗中偷雞摸狗而已，我在麥

息三年期間從未看到他們活動的蹤影，等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蘇俄挾戰勝之餘威，橫掃東歐，瓜分德國，蘇俄勢力急遽膨脹，氣焰萬丈，伊朗的「突德黨」受蘇俄的鼓舞支持，竟公然露面，蠢蠢欲動，不時在德黑蘭等大城市舉行群眾大會，宣傳共產主義，發動農民、工人，藉故罷工遊行，公然與政府為敵，政府毫無處理共黨的經驗，窮於應付，以致共黨勢力日益擴張，情勢逐漸惡化，人心惶惶，風聲鶴唳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慨！

一九四八年夏季的某天下午德黑蘭終於發生了一件震驚全球的大事——伊王帕力維二世遇刺，伊王那天下午正驅車前往參加一項重要典禮的時候，剛一下車，即遭暴徒從側面開槍射擊，連開兩鎗，一彈擦過前額帽簷，另一彈擦傷鼻下上唇，血流如注，白色軍服胸前血跡斑斑，所幸伊王命大，僅受輕傷，逃過一劫，倖免於難，當時秩序大亂，兇手乘機逃逸無蹤。

那時傳播媒體不發達，國王被刺這麼重大的消息直到當日晚間七時才由廣播電台播出，翌日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新聞報導，有些報紙還刊出伊王遇刺的血衣，伊朗政府即日起宣佈戒嚴，採取嚴厲措施對付「突德黨」，逮捕大批嫌疑犯，都因罪證不足未能判刑，蘇俄暗中撐腰，伊朗政府亦不願事態擴大影響伊蘇關係，遂不了了之，然也因此促使伊政府與人民對共黨陰謀禍國的野心，加深了認識與警惕。

聯合國伊朗控蘇案



前駐伊朗大使鄭亦同夫婦。

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，德義日軸心解體，和平來臨，聯合國成立，民族意識高漲，民主思潮瀾漫，過去亞非地區的殖民地，紛紛起來要求獨立自主，獲致成功之際，蘇聯（俄）共產帝國卻在史大林的專制獨裁指導下暴露它赤化世界，奴役人類的野心，他以巧取豪奪的手段，儘量以武力擴充勢力，兼併東歐鄰邦，納入鐵幕，形成一股新興的軍事力量，以與西方民主集團相對

抗，重新威脅世界和平。
伊王那次遇刺，顯然是史大林的傑作，以報復伊朗要求蘇聯與英國同時依約自伊撤軍的行動，伊朗於一九四七年依約提出英蘇撤軍要求，英國立即允諾如期撤軍，蘇聯則置之不理，藉故拖延，引起伊朗人民的不滿，那時伊王帕力維正當少壯有為之年，頗得民心，加以美英暗中支持，竟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，令世人刮目相看，一時

伊朗國王成爲民族英雄。聯合國成立之初，美國影響力極大，蘇聯自知羽毛未豐，不能頑抗，終於接受聯合國的決議，分期撤軍。但心有不甘，暗中在亞塞爾拜然省扶持一傀儡政權，利用當地的一名左傾政客名叫皮謝瓦瑞（Pishevari）的，宣佈成立「亞塞爾拜然人民共和國」，脫離伊朗獨立。

這一情勢的突變，不僅使伊朗政府驚惶失措，進退失據，西方列強亦爲之震驚，明眼人一望即知蘇俄的用意何在。暴露了蘇俄吞併伊朗，赤化中東的陰謀野心。

爲防患未然，制敵機先計，以美國爲首的西方盟國乃採取堅定果斷的立場，一致支持伊朗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毅然以武力解決亞塞爾拜然省傀儡政權叛亂行動，當時伊王帕力維正當少壯有為，英姿煥發之年，士氣民心皆當可用之時，一聲令下，全國響應，三軍用命，進軍討伐，勢如破竹，不一週而伊朗軍即攻佔「亞」省首府，塔布里茲（Tabriz）傀儡皮謝瓦瑞倉惶逃遁，潛入蘇俄，老毛子吃了一記悶棍，打掉牙只有和血吞，認了！

伊朗政府軍旗開得勝，舉國歡騰，欣喜若狂，人民熱烈慶祝，除了施放焰火外，大事宰牲，德黑蘭街頭遍地都躺著牛羊的屍體，血流滿地，伊王立刻成爲萬民擁戴的民族英雄，伊朗從此成爲美國的好盟友，參加中東地區圍堵蘇聯的各項條約組織，扮演積極的角色，正所謂「日麗中天，聲威日隆」，但也從此走上了恣意驕縱的道路，埋下了以後王室覆亡的禍根。（未完待續）